

# 李安是枝裕和柏林对谈：东方与西方，死亡与来生

名为“传承中”的对谈，是柏林电影节庆祝70周年的特别策划。继华语导演贾樟柯和霍猛早些日子的交流后，李安和是枝裕和登场。

儒雅温和的气质、对人性的细腻洞察刻画，两位深受影迷们喜爱的导演终于能够同框坐在一起，吸引了现场爆满的观众。

## 1 日本电影对我影响很深，语言不是国外拍摄的障碍

李安说柏林是他国际电影生涯起步的地方，很高兴重回旧地庆祝柏林电影节70周年。他解释选择是枝裕和作为柏林对谈嘉宾的缘由：“我并不认识很多著名的导演，只有很少几位。去年我主持了一个电影节，其中一个晚上，我还在琢磨柏林嘉宾邀请谁，而这时他正和我坐在同一张饭桌上，我就有了主意（现场观众大笑）。他看起来人不错，虽然我很害羞，但我很欣赏他，于是发出了邀请。”在讲到选择放映是枝裕和的早期作品《下一站，天国》，李安说这是因为“这是一部讲述人死以后的非常特别的影片，非常有趣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这之后他拍摄的电影没有更好的，只是因为这是我看到的是枝裕和的第一部作品，它让我很震惊，想要了解导演是谁，怎样拍出的这部电影，最初的想法从哪里来？影片既独特又共通，充满诗意，很特别很干净很冷静，其中很多有关东方主题的思考，比我许多年来探索的都多。他拍得很棒，个中情感会伴随着你，你无法左右也无法改变。在我心中，在我这个东方人的心中，它非常悲伤，同时又很美好。所以我想在柏林70周年之际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部影片”。

谈到日本电影的影响，李安说自己成

长的那个年代，许多影片都受到日本电影和文化的影响，那时作为年轻导演和影迷，许多日本电影大师都影响了自己。日本电影大师的作品相比较西方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片，都更具有东方韵味，这一切并不是在表面上的关于剧情设计或者人物发展，还有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。“我会说是一种悲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共通的理念，悲和善可以共存，我想这是佛教的理念，我们叫‘慈悲’。把善和悲放在一起，可以让你更好地去理解悲，这是非常东方的东西。”

是枝裕和讲李安影片的细腻，一个亚洲导演去拍欧美的片子并不多见。二人都有跨越本土文化拍摄电影的经历，谈到第一次走出日本，到法国和比诺什、德纳芙合作拍摄《真相》，是枝裕和回忆，语言一直是他的障碍，因为不会说外语，很长时间都很惧怕到国外去拍摄。几年前和李安见面提到这一点，李安告诉他，自己拍摄《理智与情感》时也遇到语言障碍，但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的，一定可以做成。这给他很大的鼓舞，在法国拍片虽然不会说英语法语，只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，但是比诺什和德纳芙都能够明白。

## 2 《下一站，天国》和《断背山》的灵感源泉和诞生经历

主持人邀请两位导演互动提问，谁先开始？眼看是枝裕和没有任何主动表示，李安打破沉默，“还是我先来吧！”

他分析《下一站，天国》的叙事和拍摄风格：“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人死去后，来到一个中转站，他们在这里谈话的画面拍摄如纪录片风格，中转站的工作人员就像行政工作人员。之后慢慢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，出现转折点，叙事变得充满情感而独特……作为导演我很好奇，影片最初的想法是来自哪里？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情绪指引、还是想描述一幅群像画，或者是别的想法，或者试图邀请人们对此思考？”是枝裕和回忆道：“很多年前我在学习写作剧本，26岁时为电视台写剧本，每天我查看拍出来的影像，还要花很多时间写对白做采访。那段时间过得很难，我就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死了会怎样，也许电影想法是来自中国吧，传说人在死亡的7天内，还会在人间游荡。”

回忆拍摄《断背山》的背景，李安说拍摄这部电影的3年前，制片人告诉他拿到书的版权，并给他看了一个30多页的剧本，“坦率地说，虽然我和故事中人物生活的年代接近。但是我生活在台湾，和美国西部的同性恋牛仔没有一点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”。但是其中两个主角的一场对话让他忍不住流泪，联想到关于人一生的一幅画面，既浪漫又令人悲伤，一些东西在脑海里始终难以驱散。李

安说那时他还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向，去拍《绿巨人》，“3年之后我非常疲惫，甚至想退出行业10到12年。我跟父亲说我想要撤了，父亲是一个严肃保守的老派中国人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拍电影，但是却说，你都49岁了，这样做给孩子留下一个坏榜样，于是人生中第一次告诉我，继续去拍电影吧。我不得不继续。”李安透露是在人生中一个非常难过、毫无野心的阶段拍摄了《断背山》，因此这部电影意义特殊，推动他重新爱上电影回到生活中，由此也对电影充满感激之情。

谈到对西部片的理解，他认为西部片中最重要就是空间，“别人提醒我，这个比改编《理智与情感》要难，《理智与情感》是靠语言表达的，而这个不是。我嘲笑自己，讨论‘沉默’？要知道我来自中国，所以不要跟我说沉默和压抑，对我来说太容易了（众人笑）。总之，空间很重要，最初剧本的短故事只有30多页，如果我要在原始剧本中添加新的语言，那只能是加入大量的空间，也包括叙事之间的时间空间。比如说到音乐，每个音符之间的停顿……这对我说是新的电影语言，哪怕我来自东方，对于拍摄电影中这一语言的运用也要保持警醒。”

## 3 拍片是杂货店买菜，剪辑是厨房烹饪

谈到电影的创作过程，李安将拍摄比喻成采购，买到各种新鲜蔬菜，就有可能做一桌好菜，但是真正的厨房是在剪辑室，拍戏的时候他说通常不喜欢剪辑师在场，“我在剪辑室一呆就是三周，忘掉周围其他人的想法，然后再回到影片上，这是个漫长辛苦的过程”。“头两场戏总是最开心最享受的时刻，还没有焦虑，你只是去发现这部电影。电影自有它自己的生命，你得尊重它，让它告诉你它想成为什么样子。”

是枝裕和：我自己写剧本，然后去拍，自己做剪辑。所有的剪辑都是我自己做，我头一天写剧本，第二天拍摄，拍摄一结束

就开始剪辑，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环状，因为我自己做所有这一切。这是一个疲惫的过程。这样你有三个元素要处理，不单单是剪辑，这样做当然很难，也不是最好的工作方式，所以我会邀请创作团队和我一起思考，也会重复检验。

观众提问是枝裕和，作为善于拍摄孩子戏的导演，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是枝裕和思考良久后表示，“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等待，这些孩子有自己的情绪和自我表达，如果你希望寻找这些放到影片中，就不可能强迫孩子，只能耐心等待他们。这是我拍孩子影片时的最大挑战。”

## 4 如同是枝裕和《下一站，天国》的故事，是否相信来生？

李安：他长于思考，那我先来回答吧。我相信来生，因为死亡这个理念太可怕了。当我的父亲去世时，我有点这样的感觉，感到自己的罪孽被消除了，感觉到父亲是在“车站”稍作停驻，之后去往来生，变成了另一种存在，他回顾人生，至少跟我的关系可以说是一段好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是被庇佑的——我曾与他斗争，我一直在拍关于他的电影，因为我在跟他，跟父亲这个理念，跟父亲所代表的东西作斗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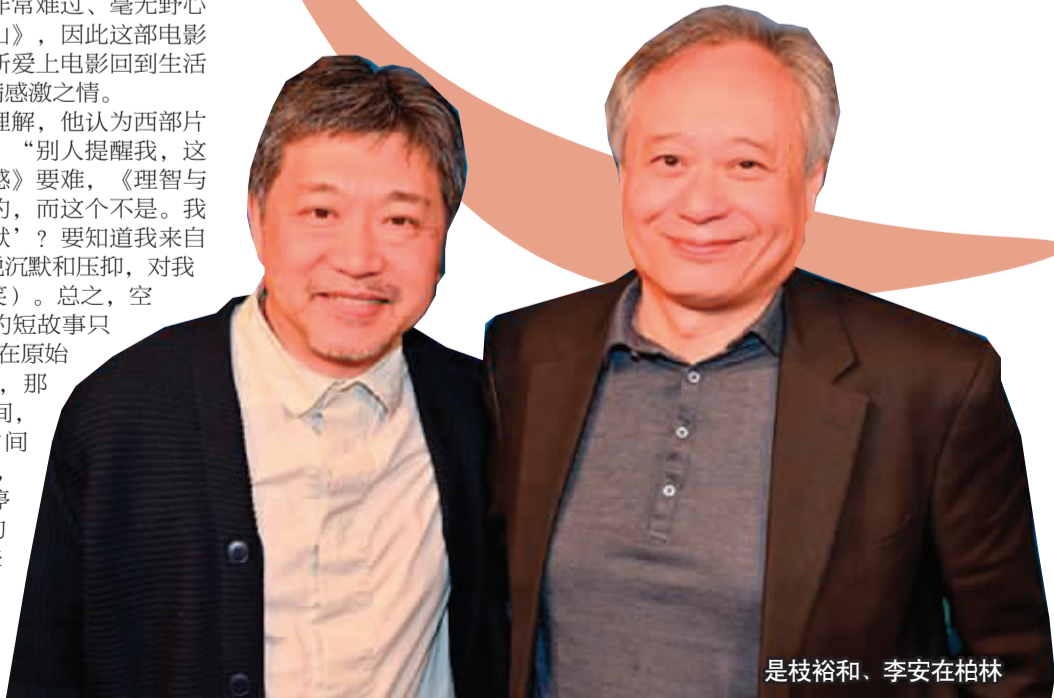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来生，我们看不到答案，但我们是用想象力在做电影，与现实生活做对比，去激发关于人生的某种感觉。若要理解人生的精髓，去思考死亡和来生非常重要。我是宁愿相信有来生的，因为一样事物如果就这样完全消逝了，这太可怕，我承受不来。

是枝裕和：在拍完一部讲述

死后经历的电影后，来说我不相信人会有来生很奇怪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说有来生，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经验。如果要谈论死，那也得思考一下生，这个想法一直让我痴迷。很多人看完影片跟我说这是一部很东方的电影，西方文化中，死亡在生命结束马上降临，但是这部影片中生和死交织在一起，并没有清晰的界限，在我的想象中是无法分开的。

《断背山》结尾，其中一个男人死了，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终结。一旦失去，你才会意识到这个人的重要，他会在你心里永远存在，所以他并没有随着死亡而彻底离去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《断背山》这部影片的原因。

据新浪娱乐



是枝裕和、李安在柏林